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1 1933

~~8434 2~~

~~5631/3911~~

b.T 5438 / 81(2)



安雅堂文集卷之二

趙雍客壽序

萊陽宋 琬荔裳著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今天下蓋急吏治哉雖然未臻其效也曰任之斯雜也求之斯苛也任之雜則斗筭鬪冗之人紛然益進譬如療疾者捨國工而惟瘍師馬醫之求曷病之能已求之苛則催科獄訟駟張不給雖有劉寬陽城勢不可以爲理嘗考漢史所紀諸循吏弭盜之法甚詳而於賦斂則不書豈當時令甲有不盡同于今者乎然而語至治者必以神爵甘露爲稱首無他禁罔疎

濶而二千石以下得符其志也三吳田賦比天下三分之一而嘉定一邑浮於中州兩大郡辛丑以來執政患其多逋於是懲羹吹蠶有司之考乃益嚴加以崔苻奸宄所在都有臣妾逋逃方爲厲禁批根引繩俾無遺育一夫之逸累歲不遷故今之爲吏者凜凜乎猶踐薄冰以待白日甚且前人之責後人承其咎補點櫛垢挹彼注茲幸而無過已之考反不與焉此三者方今之大患也今

天子躬御萬幾與吏民更始吏之由他途進者一切悉報罷詔舉天下治行茂異者入爲給事中御史復

出刑部侍郎麻公總督江南江西諸軍事馬公以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而吳郡太守郭公則自左叅政遷也三君子者皆有文武威風下車問民所疾苦知嘉定趙君之賢也褒異之不與他令伍方趙君之尹嘉定也客有問於余曰巖邑也賦重而民罷其人輕心嚚訟豪猾表裏爲奸利趙君信才士能一一得行其志否余應之曰能客曰於何知之余曰於其詩焉知之書曰詩言志歌咏言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趙君之爲詩也體安而節和思深而旨簡安且和足以又人

安政堂文集 卷二
深且簡足以蒞事故曰能也客聘貽而退未敢以爲
信今趙君之報政期年矣德刑之措咸宜筐篚之將
無缺行其野桑柘翳如視其郊桴鼓宴如退食自公
湘簾棊几吏人或覘使君所爲則方搖膝賦詩何其
安舒而暇豫耶昔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
乃使郡人王褒作中和樂職之詩令童子依鹿鳴之
聲習而歌之聞於朝廷宣帝召見賜帛且曰此盛德
事吾何足以當之由是言之詩亦何妨於政哉至若
潘岳之在懷縣元結之賦春陵白居易蘇軾之於杭
州雖地有憂險之殊而其殘篇遺翰卓然與政事俱

傳焉蓋世未有文采風流之人而爲嚴酷武健之吏
者吾故以趙君之詩卜之也夫古之賢吏率多壽考
或長子孫不去或以黃髮在三公之列黃霸召信臣
是已而詩人之美君子則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
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誠由愛結於中欲其流聲聞
於無窮也趙君春秋甫踰強仕而其文章政跡固已
卓卓如此則夫嘉之父老子弟其畏愛而尸視之也
不亦宜乎是月清和爲君攬揆之辰諸生某某在君
門下者屬余爲祝嘏之詞再三辭讓不獲以不文請
因次第對客之言於左而復爲詩四十韻爲私覲之

獻君固謬許子詩者庶幾覽而和之焉

張升渠初度及太夫人壽序

余以康熙丁未僑寓江寧鄉之大夫至於士庶咨嗟而告余曰昔我郡伯張君賢太守也今移之葺城惜哉奪我母逾年戊申余客雲間鄉之大夫至於士庶歡欣而告余曰今我郡伯張君賢太守也幸哉吾有母然人報最而以卓績聞恐一旦膺遷擢以去而吾儕小人不得長蒙其休澤也余曰唯唯然非張君之能爲母也張君蓋學爲人母者也夫太守之官秩比二千石顯矣朱轡皂蓋畫熊隼於車之軾其蒞民也有父之尊有師之嚴然終不如母之惠且慈也古之

君子服官從政沛膏澤而垂令譽者往往得之壺教
爲多雋不疑陶士行皆善學其母者也蔡君謨知泉
州有惠政仁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特賜冠
帔以寵之其母壽九十而康強如少者閩人之爲子
者以太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載在
史冊至今有榮耀焉張君有母爲裴太恭人生而端
莊明淑嫻於內則女箴自張君羈貫之年卽督課之
如成人焚膏織素口授詩書子婦以下凜凜於顰
泚之儀斂容屏息莫敢爲嫺語何其嚴也張君兄
弟百口同爨門以內雍雍秩秩人以爲有公藝之風

曾玄衆多首不勝頷一味之甘必相與共爰及僮奴
賤媵咸拊摩而體恤之嗚嗚之仁何其慈也諸姑伯
姊歲時伏臘相問遺且有待以舉火者矣宗黨之親
冠娶妻必以告飲助之無倦色葛藟之恩何其惠也
今春秋七十有一猶操家秉而躬蠶繅食指之費幾
何米鹽醢醢之入幾何量圭握籌不爽銖黍雖有六
珈綸翟之服非大事不御也練裙皂綿或至再三澣
又何其精詳而儉約也張君奉此意也以施于兩郡
之民故其繩檢下吏嘖笑必嚴飲冰啖蘗不惜以身
先之猶太夫人之朝規夕警不操筆而教自肅也士

有請必造于庭民有訟必悉其隱媿媿以問之煦煦以接之自朝至于日中是人人厭其意乃退猶太夫人之含飴抱穉視其痛癢而爬搔之也四境之內惇獨無告之民詢其疾苦庀其裳廬婚姻不苦於吠屨鰥寡弗嗟於靈禦猶太夫人之弔勉有無賙給于周親也陸則轉滇黔之餉水則急秔稻之供卑舸行部賦克而民不勞然而視其厨傳但荀蔬鮭菜耳猶太夫人之克勤小物而身衣大布也故兩郡之民無不交口頌祝而君之蒞雲間爲最久則此四境之內含髮戴齒之倫與夫販夫傭婦頽白齟齬之氓皆張

君之子而太夫人視之則皆其孫曾也是月也適爲張君初度而太夫人設悅之吉在旬日之後於是兩郡之人自鄉之大夫至於士庶冠蓋壺漿駢填遠路或獻羔豕或持醪構匍匐曲躡躋公堂而介萬年之觴張君飲酬不給至於首不勝頷焉則退而告諸太夫人太夫人喜爲加一匕箸郡民瞻望咨嗟皆曰太守真吾母也張君聞之逡巡而揖曰吾安能爲若母顧吾之不得罪于群黎百姓者無他知有吾母而已矣故曰張君學爲人母者也今天子嘉惠元元於賢守令方行久任法故君雖秩滿

待遷猶且遲之一旦

璽書來徵趣舍人使治裝吾知郡民之遮道攀留冀得長蒙其休澤者當不異閩人之於若謨而

上之所以寵異其母子者將不靳冠帔之榮也昔而揭之壁以爲二千石法

錢寶汾太夫人壽序代

嘗讀司馬遷班固二史所論列名卿鉅公忠臣義士與夫游俠方技高隱獨行之流莫不見於其文而獨於賢媛貞女如春秋所記魯伯姬許穆夫人則略而不書遷之書獨懷清臺一事亦止言其善貨殖以財雄於蜀中爲秦皇帝所褒美而節烈之概無聞焉豈當時遂無其人歟抑尚功利而輕禮義牽於流俗而不知重歟至於劉向感外戚之擅而作列女傳然後閨闈賢媛著於彤管之編范曄因之遂成史官定例然上下千有餘載寥寥纔數十人竊歎當時山陬海

滋窮檐蔀屋之下其不蒙鞞軒之采拾湮沒而無稱者蓋不知凡幾也

本朝令甲以忠孝節義風厲乎天下每歲郡國必舉孝子節婦上之督學使者督學使者上之於禮部禮部覈實以聞得報可乃下之有司烏頭楔棹表厥里閭煌煌乎甚盛典也然而華門圭竇之家力絀於胥徒之誅求雖有奇節異行其得達於長史之前者寡矣卽幸而得至於禮部往往煩苛其格例寢不以聞者有之則其得達於朝廷蒙旌門之榮耀者抑又寡矣余不佞待罪雲間過故少司寇元冲先生之間未

嘗不憑軾起敬也先生有子寶汾今讀書中秘文章行誼克世其家其言曰余小子六歲而孤未幾而世變滄桑中間所遭兵戈寇盜岌危杌隉之狀未可以更僕數甚且鷓鴣蓄代室之謀風雨有飄搖之恐賴吾母劉太孺人鞠之育之教之誨之一未亡人支柱於虎牙蠶尾之間故得保有先緒無敢隕越以有今日艱哉良不易也嗟乎當甲申乙酉之際誠乾坤龍戩之會也他不具論卽以雲間言之朱薨綠邱鳴珂佩玉之家今或爲丘墟榛莽矣錦鞵珠勒五陵豪貴之兒今或懸鶉曳練採橡栲以爲食者矣寶汾以六

尺孤卒能光昭顯燦丕煥弓裘翱翔金馬之門出入承明之廬手握

絲綸而書窺天祿斯固昔人所艷羨以爲鳳池之榮者也然而三十年來恩斯勤斯手搗茶而躬顛穎者有言曰人定者勝天今太孺人春秋六十而康強逢吉髮未宣而行不持杖也寶汾捧六珈之象服再拜而介萬年之觴曰微大人教小子安能有立太孺人亦曰始吾受遺先司寇時願不及此孺子其勉終令譽勿以未亡人之耄也而有怠心由是觀之天之所

以報太孺人者亦孔之厚而寶汾之榮名駿業方駿駿未有艾也今

天子詔集羣臣宏開史局操觚珥筆之彥皆極一時之選太孺人之義方純節固將勒之典冊而懸諸日月豈特烏頭檉棹區區里巷之榮而已乎夫發揚潛德廉舉貞孝以上聞於

天子者太守職也故於設幌之辰不復侈言神仙幻妄之事而頌其母子之徽嘉以侑一觴焉太孺人其頷之否

賀徐封翁九十有一壽序

今天子初御萬幾尊上

聖君懿號詔自一命以上咸得推恩所生於是陽丘
徐公用其子冬官郎也谷貴封如其官蓋行年九十
有一而聰明強健几杖之間衍衍如也四月十八日
爲公懸弧之旦邦人之官於朝者相與歎曰齒屆耄
期斯稱人瑞矧公之德於州閭無擇言乃其子亦誠
賢者也子大夫知公深盍介一言余曰古之君子類
多壽考衛武公九十有五猶使人誦書於其側曰自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恪恭朝夕勿謂我耄老而舍我

於是乎作抑戒以自警今讀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凜昊天嚴屋漏恂恂狀被服儒素殆不過一愿謹長者流而躬享大耋垂譽無窮非有所謂能經鳥伸呼吸吐納之術也吾家徂徠梁甫之下往往多隱君子榮啓期九十有三裘帶行歌居常順命一何樂也伏生勝授經晁錯年已九十三代之書賴茲以傳今先生之爲人也惠中而坦外樂善而好施自其爲諸生時未嘗失色於嬰孺輿隸至於今拜璽書膺爵級顯矣猶手玩一編暇則與田翁農父蔭榆柳話藤菽壺觴自隨所至傾倒人

亦忘其司空貴人尊市行者卽賜谷歲時進綺紈羅纈輒却之不少御問使人具安車龔就養邸舍則曰若第若汝工吾有敝廬以樂饑羸馬以代步濁醪數石以供晨夕之娛汝弟三人視眠食甚謹諸孫六七輩大者畢婚娶幼者學吐嚙鳩車竹馬駢闐雜沓於堦城吾方頽而樂之迺欲去此從汝索長安米耶久之竟不至賜谷邈不敢以道遠之故缺濫清禮里中人多其父子輒相語以爲美談余嘗聞先生少任俠不侵爲然諸人有急難弗惜褰裳拯之今觀其晚節儵狀有榮啓自得之樂而溫恭愿謹則最得衛武

公史箴矇頌之遺意至於子孫繩繩瑤環瑜珥校之
傳薪無授尚書於一女子之口則伏博士殆不
如也余益少先生三十餘歲夙有勾漏丹砂之志年
來齒髮漸衰其不逮先生遠甚家在長白之麓旦晚
欲乞骸骨以歸衡宇相望將與先生爲香山白社之
約於斯日也乃爲招隱之歌以介觴歌曰

瞻彼徂徠兮白雲油油層巒截業兮洞壑深幽中
有一人兮萬中而鹿裘朝餐紫芝兮夕沐髮於清
流托素書於猿鶴兮招我同游願言蹻屨兮凌海
外之滄洲指方壺爲故墟兮宛金闕兮珠樓拂若

木之叢條兮八千歲兮春秋騷虬麟兮乘雲螭台
玉女兮彈箜篌左拍洪崖之肩右偕松子以爲儔
歸來歸來兮信朝簪之可抽

賀鄧元昭太史舉第八子序

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擗戡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
八元論語所載伯達以及季騶謂之八士或曰四乳
也或曰伯适者南宮括也而史異其名狀歟否耶東
漢荀淑有子八人當時謂之八龍而以高陽名其里
世之相去二千有餘禩而禎祥所萃均爲一父之產
焉嗚呼是豈山川之氣磅礴鬱積而爲之歟抑果星
辰象緯降爲偉人而誕於有德者之家以彰其異歟

何其異世而同符也哉夫八之爲數其象爲偶故宓
義之畫取盈於八因而重之乃至六十有四而律呂
之旋相爲宮也亦隔八而生故樂用八佾而舞象八
風其理有不可誣者吾年友元昭太史行年五十有
八而膝下稱丈夫子者七人曰焮曰燭曰煒曰煜曰
煥曰熿曰炳皆太史所自命名七子或游於庠或歌
於塾或執勺以舞或竹馬以嬉莫不蘭茁其芽而玉
生於砌太史燕寢之暇至於頤不勝頷焉斯亦人倫
之極盛矣今年丁未閏月九日太史之寵姬又舉一
子焉屈指雁行之數蓋於是而八矣凡與太史游者

登堂執琖醢酒而賀曰是將媿美乎周禎而度越乎
荀氏況太史春秋未艾也衍以河洛之疇而以黃鍾
之數配之其爲十六族之才乎不難矣而余於是重
有感焉憶余之初入版曹也與太史朝夕過從杯酒
從容相問勞曰卿子幾何太史以文袒抱焮而出舉
坐之人相與咨嗟歎賞極歡乃罷今俛仰之間二十
有一年矣而焮也已斐狀能文章諸弟森森競爽而
余以遲暮之年纔得震之一索嗟乎何造物者之不
齊而厚薄遲速若是乎其相懸歟昔先大夫同年趙
公有子進美今海內所謂韞遜先生者也公嘗謂余

曰吾與若翁爲同門生汝曹勉之庚辰之役趙與余
兄同出一門卒如公所云云而余丁亥同科許君堯
文劉君旋九其尊公與先人同以乙丑擢第故榜下
之日吾三人相見若骨肉狀今吾子之生纔襁褓耳
若以曲禮所稱則太史七子皆在父事兄事之列而
乃弟畜八郎豈非幸歟惜乎生非同里未能借鳩車
竹馬之游而他日倘借先人之寵靈附名諸鄧兄弟
之後有榮耀焉雖狀太史之得於天者厚故天之報
之若有所私而不惜若余者德既淺而福命之所鍾
亦薄舐犢之私與其長而有立如馬少游之言不矣

爲鄉里善人斯足矣何敢望哉何敢望哉

劉翁壽序

聖人之教孝也有卿大夫庶人之異究其指歸則曰
立身揚名與謹身節用已耳然往往身處通顯不能
博高堂一日之歡而繩樞圭竇之子矜然諾篤高義
臨禍變不懼見貨賄不苟非惟其人可傳厥父母亦
有榮施焉若人者特立獨行雖卿大夫猶或愧之吾
嘗讀程嬰李善諸傳輒慨然想慕其爲人及其躬丁
大難僅而得免然後知譚忠說孝不必盡在詩書而
胥徒小吏之中未嘗無其人也三原劉弘齋者嘗供
事隴西道署中予以甲午承乏見其樸魯淳直異于

儔伍秩滿遷任北平遂從而東俾典籤焉其父劉翁年七十矣勉之曰宋公長者汝謹事之越二年歸省甫三日卽遣之來已而余有分守寧紹之命則又從余于山陰裔每向其儕偶泣曰親老矣膝下無壯子顧公遇我厚弗忍言謝去卽去亦將遣復來耳余聞而憐之許以秩滿放歸未幾晉本省臬司政務益繁會有急遣入都兼償人夙逋以千金付之是年八月忽有族子爲盜憾余兄之弗援也飛章告密遂成大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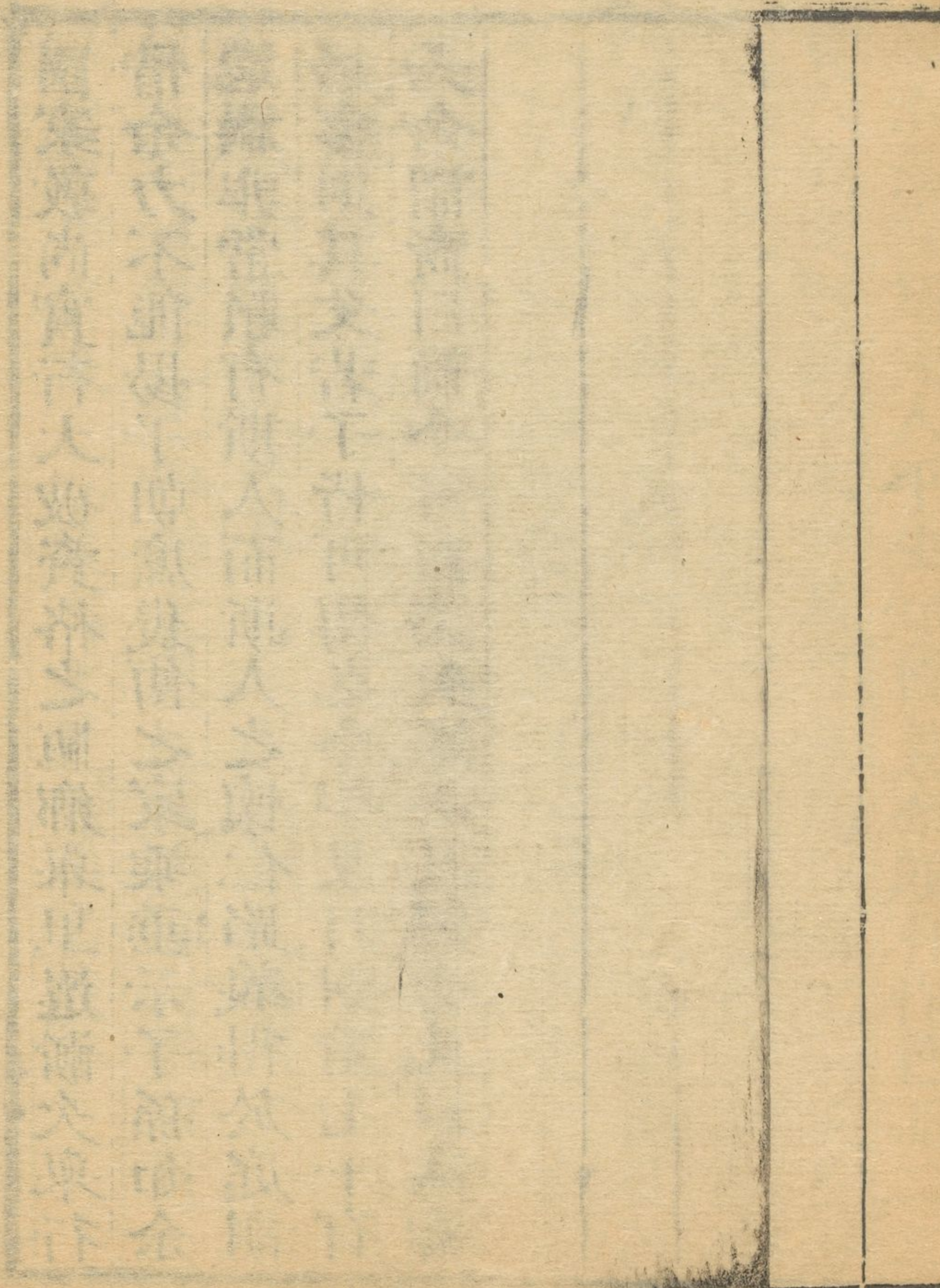
天威震怒檻車來徵繫

齶齒琅璫赴

闕身不着一錢私自忖曰裔也不來吾且立槁矣居亡何一人貿貿然至抱余足哀號不能起審視之裔也問其橐則千金在焉維時厲禁方嚴甲士十人晝夜環守刀鏗聲築築親串交游率裹足不敢前獨裔周旋左右未嘗暫離久之守者感動防範稍疎而餽粥不繼則又代余行乞終風害雨酷熱奇寒意之所向莫不委曲將承貴人之門干謁者在平素猶難之裔能投暇伺閒不避譴訶納頭哀哭以膝代步僉曰此義人也勅闈者後不得阻蓋如是者兩年而裔得邀

恩浩蕩復爲完人平生知舊見余頗有忤色而二三
貴人輒交稱劉子不置甚有欲爲作傳紀其事者由
是弘齋之名藉甚公卿間一日出其父書於余大略
勉齋終始事余勿以親老爲解余覽之流涕終日因
念古人遭家多難如趙朔李元輩其家臣故吏被恩
遇蒙覆露者不可勝數而立孤受遺不以生死變節
者惟嬰善爲能之孟孫氏之托國於秦西巴也以放
虜一事卜之若弘齋者初不過以筆札給事于余非
有所謂壺食之恩贈婢之惠也廼能臨財弗取冒險
弗辭豈非疾風之勁草霄吏之傑出者哉今

國家敦尚實行大破資格之陋鄉舉里選漸次舉行
惜余力不能揚于朝庶幾傳之家乘垂示子孫知余
遭禍非常賴有斯人而斯人之懷仁蹈義得於庭訓
居多則其父若子皆可傳也今年某月劉翁七十有
六余謂齋曰爾今可以歸矣遂於其歸書此以爲壽



感恩祝嘏圖序

昔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勿誤於庶獄而歸美於敬爾
由獄之蘇公穆王蠶荒作呂刑以戒官伯族姓其於
折獄之任三致意焉漢承秦弊乃有武健嚴酷之吏
務為深文以禍黔首善乎路溫舒之言曰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又曰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以為死有餘
辜君子讀史至李膺范滂以及張蘊古劉洎之之獄
未嘗不掩卷流涕也在當時雖販夫孺子莫不為之
輦首攬搯而公卿大臣無敢出一語以相拯救者豈
不痛哉嗚呼禍變之來士君子所不免也自非聖賢

豪傑體堯舜好生之心而居準人常伯之位孰能蒙
嫌疑觸忌諱起枯骨於九淵之下屹狀百折而不回
者乎余小子遭家不造鴟鴞產於同室飛章告密檻
車來徵雷電交加天威震虩繫纆及於妻孥收籍不
遺齟齬當琅璫赴闕時自分無生理矣幸

天子仁聖弗卽加誅而屬諸司敗余兄姪悉在山左
敕督撫訊焉維時大司空蔣公建牙東土實司讞事
獄未具余兄已庾死對簿者惟藐諸孤耳每當庭鞠
呼聲震天地公廉知其冤力爲申雪疏入舉朝始知
賊子構陷之由以其越人於貨也爽鳩氏功名自重

以爲失出則罪且不測鑿空懸斷與公議相抵牾人
曰宋氏危矣如承問諸公何會有

旨再從外訊諸君子皆戰慄失措公曰舊案如山不
可移也竟持前議上之余方得邀恩解網復爲太平
之完人嗟乎此一役也余小子一身何足計惟是宗
祊之血食於此卜絕續焉矧自妻孥以及僕隸所全
活者不下數百人溯高曾以逮曾玄所綿延者將不
止數十世也卽今之朝斯夕斯復得上先人丘墓者
誰之賜乎不腆敝廬重爲我有羊舌之宗無殄而若
敖之鬼不餒誰之賜乎數年以後男娶妻而女適人

其不沒入奚官者又誰之賜乎夫翳桑之餓人一壺
殮猶不敢忘而況於余乎雖狀余將何以報公哉居
亡何余以浙中舊臬爲宵人所牽率雖揆之往事猶
鴻毛乎而簠簋之節亦士林所最重也會公以工部
尚書開府兩浙下車清問余事復得大白嗟乎公之
覆露及余者至矣而天之以公爲賜所以保全其身
名者何其巧相值耶余小子素未得廁公之側如彭
宣之爲吏也今在武林始謁公於交戟之內聆其言
論如坐春風而飲醇醪退而思所以報公者弗可得
因思古載籍所紀如埋蛇縱龜卒有上相封侯之應
至於身受殊恩報以國士者蓋有之矣狀終不如取
價於冥冥者之淡且遠也傳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因略取古人行事有類於
公者繪以爲圖以靳公昌熾崗陵之祉蓋公之盛德
能兼古人之所未兼則公之遐福宜備古人之所未
備將來入參密勿如蘇公之長我王家爲朝廷養
和平忠厚之福海宇蒼生臻於壽域豈余小子之獨
蒙其休澤而已乎請以斯言爲券公其藏之

送胡去驕歸武陵序

有人於此其父遺之千金之璧拳拳而守之果可以為孝乎哉曰未也有人於此其父遺之不畚之田三年而滋殖焉收且畝一鍾粟可以為孝乎哉曰未也孝子之事親也善承其志而已矣古君子之孳孳於學以行道也其或不幸賫志以沒而為之傳者不在其子則在其門人鄭康成歸高密而吾道有東矣之嘆蔡元定死而其子沉能纂成其書皆已事之明驗也夫負牆而立辟岬而趨弟子之受教於先生也狀以視夫過庭侍寢欠伸欬謦之必聞其於人子則少

間矣陳子禽所以有得三之喜也吾友胡子去驕爲
此菴夫子之仲子當先生講學京師時其年方舞象
勺門人問答輒執三寸不律從旁記之輜車葛屨駢
填戶外先生顧嘗目攝予謬加推獎謂可語於斯道
也不幸以戇直守經見忌時宰哲人梁木一朝隕謝
余亦相繼外補不得一日安於巖廊之側數年以來
幾以身膏虎狼之吻其得以不死者懂耳而仲子亦
以窮愁困阨奔走四方以糊其口顧其所學日進不
以饑寒孤露少自廢焉可爲好修篤志之士也已嗟
乎學士大夫之欲行其道也校韋布之士尤難聚生

徒則有朋黨之目峻門牆則來讒慝之口使伊川無
元祐之徵紫陽無淳熙之召則章惇蔡京韓侂胄之
徒何從而擠之也哉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西銘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仲子勗之體
柔在武陵之溪結一廬於桃花流水之間勿以饑寒
窮阨變其皎狀之素使先生有待之志賴仲子而愈
傳其去勤耨鉏而寶千金之璧者遠矣先生門人
天下若余者雖數十百輩何益狀而幸齒髮之未衰
也夫何敢以不勉聊因仲子之歸而贈以是言也日
相見將叩其得失消長之故焉嗚呼又安得起先生

而正之也哉

重建藏經殿碑

代江寧陳太守

金陵大報恩寺創自永樂某年長陵靖難後殫府庫
之力以營之規模以鉅擬於宸居而浮圖尤崔巍傑
立蔚爲偉觀天人帝釋猊鬘龍女躩躩跏跏毛髮森
動若將下來塔巔舍利常於一晝夜開放大光明非
煙非雲紛綸閃爍遐邇之人萬目共矚蓋自晉宋齊
梁以來佛教大行雖以同泰帝之專精篤信猶不能
爲而西域僧伽瓶鉢來游與夫越裳交趾奉琛獻雉
之使道路所經莫不瞻禮贊歎以爲彼方身毒諸國
所未有也寺西南隅爲藏經殿長廊高棟周旋迴複

貯經律論板凡六百三十有六兩歲月寢久梨穿棗
蠹點畫模糊不辨魚魯爰有松影和尚受遺覺浪禪
師念往悲來誓與墜緒於是宗伯錢公侍御陳公文
相贊勉思日孜孜曾不數稔殘缺者以完譌謬者以
正而師與兩公先後西歸歲壬寅開虞來守是邦聞
斯盛舉歡欣無量顧瞻榱桷漫漶崩弛周覽太息如
疾在躬迺率寮吏曰維改造此都人士風從景附壞
材盡撤丹雘載施百楹千櫺堅完靚邃落成之日父
老聚觀香花繚繞經月乃散其尤異者岬嶽不穴於
墻窟燕雀弗巢於梁恩嗚呼謂非諸天之呵護而能

狀歟謹按五大部經乃西方聖人明心覺世之書復
慮後人之汨陳舊法也設爲極重難犯之說如商鞅
申不害之治國使人怵心重足慄慄焉惟恐其入所
謂律也至於大乘小乘諸論則皆首年古德具體而
微徃復辯難自成一家之言夫跡非履也而言履者
必出於跡轍非車也而爲車者必出於轍狀執泥間
沙上之跡而曰履在是指九達六馬之轍而曰車在
是則又不可慨自宗教兩岐浸假而門戶角立袒分
左右矛戟相尋棄文字爲糟粕蔑法律爲桎梏於是
貝葉塵封於蛛網琳宮漸近於屠門經之不尊何有

於律而二三黠陋之徒竊拈花棒喝之剩義東壇西
幟所至奔走若狂而其人方自以爲捨津筏而踐奧
窔嗚呼僞之亂真也久矣假如吾黨有腐儒焉一日
挾兔園殘冊偃坐臯比之上枵狀自號於衆曰周公
孔子之道盡在於我及問以三墳二典易象春秋則
徬徨不能舉其辭乃曰烏用是渾噩者爲豈非千聖
之罪人也哉我

世祖章皇帝憫佛教之陵遲大集僧徒於

闕下方思風勵一二以勸來者而鼎湖龍去事同過
客自茲以來沙門日繁於是澄汰之議大起

天子仁聖事寢不行狀則爲之徒者尚安可飽食而
嬉以負朝廷覆幬涵養之至意詩曰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金陵固六朝禪頌
地也其士民事佛爲最信而塔廟之存者蓋十有六
七嘗登雞鳴之巔誌公之遺蛻在焉去長千百步有
阜歸狀如虎臥者非雲大師之講臺乎竊歎當時聖
真比肩接踵而今何以竟寥寥耶豈以在上者之好
之故不遠千萬里而來歟抑溪山絕壑或有其人而
不在於通都大邑車輪馬跡之間歟吾何足以知之
松公之弟子別雲實司土木筦鑰之事蓋有志於斯

安雅堂文集 卷二
道者工訖謁余曰子大夫願有記也於是乎書

耕德堂記

往歲丁亥余與元昭同舉進士於禮部握手京邸如
兄弟歡越七年予有分巡隴右之命亡向而元昭以
洮岷之節來未至官也上書乞骸骨得報可歸而葬
其先府君於壽春婁江吳祭酒爲文以誌今城南道
傍有碑穹狀大書曰贈國史院檢討鄧公者府君墓
也祭酒文章妙天下而於府君生平爲特詳考其行
事益隱君子之有德者易簣之夕呼元昭而語之曰
相者言汝後當貴顧吾不及見也小子勉之他日確
一片石刻吾姓名而曰贈某官某人之墓則吾魂魄

豈有恨哉元昭泣而志之不敢忘今去府君之歿二十有六年九原之言庶乎其克踐矣而元昭顧嘗忽忽不憚痛恨於二人之不逮也於是選良材構夏屋觚稜翼如與華表相望而命之曰耕德之堂堂成奉牲以告總小功以至袒免皆集既饗餼餘多歎息有泣下者或曰爲屋於墓非古也元昭頓首曰余小子安知禮狀旭也天下之鮮民也今以府君之賜幸有丈夫子七人雖狀吾滋懼焉懼夫犬馬先朝露而孺子輩咸生長紈綺忘稼穡之艱難以貽我府君憂凡吾所以汲汲於斯者蓋有取乎合漠之意而吾子孫

苟不至於狂惑未有不肅狀而敬穆狀而思者或游於塾則思吾府君敦仁踐義購詩書以貽後人之功或行於野則思吾府君陳脩疆畝手捋茶而口卒瘁之勞狀則斯堂也雖在荒榛墟莽之間猶吾寢室也而府君有知倘亦衣冠杖履使我愾狀而如聞優狀而若見者乎宋子聞之恤乎其悲焉曰有是哉元昭之孝加於人一等矣昔王右軍誓墓之後終其身不出朝廷亦不復強徵之放乎山水弋釣自娛子孫衆多游觀其間雖一味之甘必相與分之故其語親串曰我卒當以樂死嗟乎右軍幸早自決耳曩使其濡

迹永和之間厠足殷桓之黨尚安得而有此樂哉元
昭身既隱矣而又多男子扁舟往來多在八公三山
洞庭虎阜間故凡右軍所有者無一不同而乃憂溪
思遠若有僂狀不終日之慮嗚呼非仁人孝子而能
之歟夫古者堂成則頌奚斯之於魯僖是已而某非
其人也則請爲之歌小宛焉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又請爲之歌蟋蟀焉曰職思其居士瞿瞿於是
元昭僂狀再拜曰子大夫愛我昔旭之不敢晏安者
爲府君之在此堂也

想想園記

今夫事或近誕而理有弗悖則君子稱之謂其幾於
道也古孝子之事其親也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其
將祭也致齋三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其所居處思
其笑語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嗚呼豈誠見之也
哉亦存乎意想之髣髴而已矣自喪祭之禮旣廢而
背死忘先者衆於是乎有服其衣服踐其宮室而不
知其所自來者矣至於瞻堂溝而笑前人之太拙覩
耒耜而訝田舍翁爲已過者比比是也豈不痛哉新
齋先生有鑒於是作而歎曰嗟乎爲人祖父而營營

焉謀所以貽子孫者陋也抑爲人祖父而寥寥焉一
無所遺於子孫者拙也吾蓋有園焉命之曰想子孫
賢庶幾能知吾意子孫而不賢庶得免於荒淫縱恣
蕩棄之爲鹿場馬廐也嗚呼豈非事之至誕者乎昔
者趙簡子召其二子而語之曰吾有符在常山汝知
之乎長子伯魯茫然不能舉其辭次問無郵具對如
簡子旨由是觀之雖父子之間亦有不可以言傳者
嗣君坦夫泣而書之於冊且使善書者圖焉而命之
曰想想園嗚呼豈非事之尤誕者乎夫莊周一書大
抵皆出於寓言如所謂楚德之鄉不死之國與夫尻

輿神馬鼠肝蟲臂悉自其想生焉使先生而實有此
園也不過輦洞庭之怪石以爲巖壑伐豫章之文木
以飾亭臺而子孫之朝斯夕斯聚廬而寢處者亦止
酣歌醉飽聞絲竹之嘈嘈而已况夫兵戎寇盜干戈
水火之庸不免哉惟其亡是而蒙此言也充孝子之
心蓋有不能一日忘者吾見坦夫游屐所至遍天下
寢假而在匡廬雁宕武夷白岳之間見夫喬松佳卉
幽泉乳竇與夫山禽水鳥鸚鵡麋鹿之跳嘯必將曰
恨不令吾先人見之也狀則寓內之大所見無非園
者而先生固未嘗亡也所謂事或近誕而理有弗悖

豈非孝子之志而君子之所樂稱者哉坦夫俠而有
文與余交二十有一年今見之苕中髮種種白且盡
矣哀其志而嘉其請之勤也遂書以爲記

傳經堂記

傳經堂者塘栖卓氏之家祠也卓之先有侍郎諱敬
者上書建文皇帝極言燕王之不臣金川門之變與
胡廣解縉相約同日死國難二人竟屈節爲大官而
公獨雉經以死子孫遷於塘栖代有聞人數傳而至
入齋蓮旬兩先生文章經術並爲當世所宗而珂月
先生者余同年友也崇禎乙亥詔舉茂才異等貢入
太學其試諸棘院也臨以監察御史一倣鄉試舉人
之例而差殺焉珂月以戴經衰狀冠於其鄉丙子入
對闕廷天子思嚴助公孫弘故事欲拔擢一二人用

之執政持不可乃止而是年珂月乃不幸死矣珂月
有才子曰火傳甫弱冠即已掉鞅詞壇至是乃緝其
祖父遺書櫝而藏之於廟示子孫世世守之俾勿壞
此傳經堂之所爲作也夫古者大夫三廟士二廟非
徒薦糴薶陳俎豆而已也愛其衣冠劔履而藏弄之
敬其柶棬几杖而滌沐之使民報本追遠無忘手口
之澤也况夫六經者先王所以教人修身率性而臻
於忠孝之路也誦其詩美刺備矣讀其書治亂彰矣
觀乎易可以察幽明之理習乎樂可以平暴慢之氣
明乎禮與春秋可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自世卿廢而

廟壇之制亡浮屠盛而六經之道熄丞相之第有蕩
爲馬廐者矣公卿之宅有捨爲梵宇者矣甚且奉金
仙爲不祧之宗禮緇流爲最上之客灑掃庭戶夙興
夜寐髹龕緋几塗像設以黃金異香明水琅函玉軸
所以尊奉乎鷲嶺竺乾之經者凜凜乎惟恐失墜而
祖禰伏臘之享祀與夫古先聖賢之法言不過修拜
跪之常儀供蠹魚之一飽而已嗚呼士大夫讀書知
理道者其眩矜顛倒尚如此何以責夫橫目二足之
徒哉今卓氏之爲此堂也其籩房銅鼎犧牲庖滷吾
未知其盡合於古否也狀而升其室愾乎如有聞焉

祭於祊肅乎如有見焉幼子童孫操絃執箏雖甚狂
惑朝熏而夕染之忠孝之心可以油狀而生矣且爾
亦知夫卓氏之所以興乎非侍郎之純忠顯節格皇
天而昌後世乎朕亦豈有他智能哉亦曰無愧於六
經而已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火傳敬之哉詒
爾子孫式穀象賢瞻榱桷而視几筵有餘師矣若乃
章句櫛比之學一兔園老生優爲之非所望於大賢
之後也於是火傳再拜曰謹受教書而階諸壁以爲
爲人子孫楷法竝以告世之佞佛者

重修寶石

門殿宇碑記

錢塘之西郭有山曰狀紆徐蜿蜒勢如率狀之蛇山
之上有浮圖杭人呼爲保叔塔宋高僧永保感目嘗
之災而爲之者茲山旣踞西湖之背其於登臨爲最
勝而僧寮佛閣參差窈窕朝霏夕靄松風鐸語下視
六橋烟波如畫倚檻而攬鳳凰之山樓臺雉堞蔽虧
雲日萬井千達燦狀在目觚稜之端可俯而數也昔
在盛時士女嬉游踏青拾翠歲無虛日而官此地者
往往挈壺觴却騶馭以爲登高避暑之地兵興以來
漸失舊觀相輪缺折廊殿摧頽狐狸晝嘯鼯夜號

世尊有塵埃之歎僧徒之營繕之資游人旅宦蠟屐亦因而不前矣可慨也夫固山大周君玉菴見而發悲愍心捐貲首倡鳩工凡材八旗檀信踴躍樂輸先自山門聿新輪奐搜巖窟凡佛像之蝕於莓苔者洗而新之於是都人士雲集麇至爰及負販之夫蔗藁之子或負囊錢或施斗粟來游來觀式歌且喟落成之日礪臯亭之石而俾予爲記予曰善哉斯舉蓋太平之兆也於何徵之慨自海氛不靖東南常困於征求武林爲閩粵要衝其士民尤有酒漿佩璲之嗟以故繁華嬉游之樂衰減十六七而客兵初駐羽檄

蠶午寢戈席胄日不暇給樵兒牧豎童山髡澤雖手尋之枯朽干霄之篠蕩莫不縱斧斤焉梵宮琳宇懼將不免大將軍以軍令約束終莫能止今幸鯨鯢遠徙白雉來歸干戈戢民用大和而周君廼能重興龍象以其身爲杭人先自是而晨鐘暮磬聲聞於五達之衢雖有驕悍猛鷲之徒莫不回心易慮喜捨販依之恐後者兵氣消而風俗以醇禪頌興而暴慝不作故曰太平之兆也登特陞茨丹雘誇登臨游觀之美而已乎記曰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今由山門以至浮圖其壞且缺之待治者勞費鉅

萬殆不可以歲月計雖狀周君既已經營其始矣合
尖之功雖欲止於一貫而不能也諸檀信交勉之予
將執磬鼓而書其後焉是爲記

溧水縣中山祠碑

溧水之東南有阜崔狀林木蔽虧土人呼曰中山云
往時歲取兔穎輸官以供筆材考其實非也中山乃
在真定之靈壽是爲樂羊子之所封不宜在江南境
土或曰徐魏國贈中山王由此得名未知何據山椒
有祠以祀女神玉璫翬翟冠帔如后土夫人嬪嬙侍
立廟貌崇巖凡邑人之斲子者有禱必應男女雜沓
歲時伏臘無虛日問誰鼎新則北平馮侯實經營之
稽古高禘之祀自三代已肇行之降及後世承訛襲
謬於是道家之誥錄遍及列真巫覡之附會譎稱神

怪顧其名雖不經而英爽赫奕豈神之受命上天各有方隅疆界之殊遷乎其地則盼靈弗靈而爵秩名號非下民之所得而知也歟昔西門豹爲鄴令投三老巫祝於河衛人思之至今茲山之有此祠也非太常之所隸也牲牲俎豆非秩宗之所頒也侯顧孳孳焉丹檻刻桷不懈益虔其意何居蓋君子之爲政也不矯情以違俗河伯娶婦厲民之最者也故除之錫我祚胤順民之願者也故崇之充侯之心殆將使四境之內戶口滋殖無有蒸嘗乏絕悲伯道而歎若敖之餒者朕後快則自今以始凡深人之舉子者雖曰

神之貺哉皆當蒙侯之姓如新息人之稱賈父矣仁人之利豈不遠哉夫爲吏之道幽則能事鬼神而明則爲百姓長子孫皆可書也因揭之石以示深人雖千百世俾勿忘焉

梅花螿蟲記

戊申春余以事至武林所居館有梅數本客至愛其
芳潔徘徊竟夕不忍去因而攜壺觴賦詩激賞累旬
日乃罷俄而碧葉成陰青子垂垂如彈丸披襟散髮
偃息其間甚樂也有螿蟲者差小於蠶率其族而居
焉其藏身也不繭而甕狀如瓦雀之卵其食葉也一
如蠶之食桑春端有毛或青或黃飛而刺人潛入滕
理尋之無跡拂之則痛不可忍雖利錐稍芒無以喻
其毒也客有襍穢過余者解衣而飯曾未移時投匕
大呼驚問其故瞋目而告余曰烏用是惡木爲哉亟

伐之勿俾遺種余曰噫嘻過矣是固曩者與汝携壺
觴賦詩激賞之嘉卉也芳香旣歇變爲顛顛身之不
保安能庇人蟲之惡殆有甚於蝮蛇螂蛆者梅何罪
焉乃命童子登梯而大索之納於鉢中須臾皆滿種
類旣殲瘞之以爲京觀客乃掀髯而笑曰快哉斯舉
急取大白浮之余於是躍狀而喜悄狀而悲也夫梅
之見重於人也非他卉所敢望惟幽蘭叢桂差堪與
之爲配而好事者或擬以美人高士非以其孤情逸
致有足比似也耶一旦爲強暴所侵蒙不潔之名柯
條摧剝斯足哀矣向使余從客言則其從坐於斧斤

也不殆於以身殉乎哉且非獨一樹爲狀也古今來
美人高士或階厲于冶容或失身於不密往往糜軀
湛族相隨屬雖強有力者亦咨嗟袖手而莫之救芝
蘭與蕭艾俱焚嗚呼是又茲梅之不若也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是日也天大雷雨且風蟲之搜埋未盡者
搖落無遺余乃舉觴屬客曰是風伯雨師爲梅洗辱
也相與盡醉極歡而梅竟無恙

湖上奇雲記

古詩有云夏雲多奇峰舉世以爲篤論狀未覩其異也戊申六月朔三日予出湧金門僮僕雜坐一解艫中於時日將晡矣有雲起自西南隅所謂兩高峰者忽不見須臾西北亦狀不膚寸合矣日車虧蔽微露其半倒影下射作紫磨金色雲之爲狀深厚不測巒迴嶂複咫尺萬重其西南缺處與天相接奇峰突兀若狻猊之竦立而卻顧其西北則雲脚插於湖中以意度之其下正瑪瑙寺也蜿蜿蜒蜒飛而上騰若蛟龍之怒而不蟠又若猛獸穹龜深目長脰負重而趨

之者迤而南是爲中峰尊嚴成削酷似華山之蒼龍
嶺峰側觚稜隱隱象樓臺疑爲仙人之所居立者如
鶴飛者如鸞植而高者如羽葆之罕舒且卷者如九
旂之旂其最異者雲之象山者蒼翠空濛雲之象樹
者蒨蒨青葱而山坳樹杪各以白雲繚之正如深冬
積雪山林皆冒絮也山之麓有崦有峪有壑有塍有
似田家籬落者有似酒帘之搖曳者有似約略之斷
續者紛綸儵忽變幻俄頃雖王維荆浩始末能圖繪
其彷彿也嗚呼異哉雲之起在未申之間予爲停舟
良久舟子亦倚柁而觀以爲老於湖濱長子孫未之
見也及抵錢塘門但見晚霞將滅城頭角聲鳴鳴矣
歸而蚊蚋益集不可以寐乃呼童子執燭而書其異

王和陽先生傳

王公諱調元字燮甫號和陽其先晉人也明洪武初
始祖孝通遷撫寧之深河里七世皆力田公父蓋唐
公始爲儒折節讀書爲諸生有聲公生甫期而蓋唐
公卒母王孺人撫之食貧措拄無間風雨寒暑歲時
伏臘抱兒以見於廟且泣且祝曰未亡人所不卽從
地下者以藐諸孤在也顧安得見其任衣冠以一盂
麥飯澆爾父冢上草乎公爲兒時卽蘄然露頭角旣
稍長痛其早孤自傷不比于人於是博極群書所學
大就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奇愛之使食餼焉

嘗讀書維摩方丈中丙夜伊唔雜鐘魚梵唄聞朝蓋
暮鹽二十年如一日萬曆戊午舉順天鄉薦謁臺使
劉公涕泣再拜臚王孺人守節撫孤狀以請劉公爲
之惻然疏上報可敕有司旌表如儀烏頭檝棹大書
于閭曰故茂才王堯相妻王氏貞節之門隣里嗟嘆
有泣者皆曰王氏有子矣辛未以母老乞署教職乃
除嵩縣學諭倣胡安定教士法與諸生相切劘嵩人
始知師弟子之禮勢家奴有辱諸生于市者公曰士
如此我可去矣勢家聞之惶恐謝不謹乃已其不畏
強禦如此甲戌陞山東臨朐知縣太孺人就養於官

退食必告曰今日聽斷幾何事大人以爲何如太孺
人稱善乃敢就舍齊俗夸而好訟猶有六博蹋鞠鬪
鷄走狗之遺風公一切以寬平簡易治之吏不敢欺
民用大悅時流寇犯河南所過郡邑多破朝廷用言
者議以修城垣練鄉勇儲倉廩備器械爲守令殿最
胸城故版築地高無水壓閉鱗次附女墻而居者千
餘家令下之日公曰城堅不須築也青州道朱公之
裔嚴檄切責公曰賊遠在二千里外而使吾民婦子
露處是人心先自解也雖有金湯之固吾誰與守朱
公不得已單騎來視高墉屹屹睥睨相望而守禦之

具纖悉畢備乃嘆曰公言是也御史張公盛美滕人
也上疏曰臣邑雖小而當河南之衝賊渡黃河而比
暮可至城下也誠欲爲疆土計臣愚以爲宜選良吏
有文武才者勅撫按推擇更調以聞便於是當事以
公應詔調知滕縣先是妖賊徐鴻儒之亂滕人死者
無算又其地隣曹濮其人輕剽悍疾多惟埋探丸之
盜奸吏舞文與巨猾相表裏爲民害公曰是不可以
臨胸治也令嚴法必有犯必誅於是奸盜屏息境內
肅然蒞滕甫兩月勾稽公帑厰驛及積逋之在民者
六萬兩太守王公國賓曰公此舉良快顧吾方有水

衡大農急逋姑借用而徐償公可乎公有難色太守
業術之會鄒嶧兩令缺乃以公請攝篆將以困之也
公言之撫軍曰滕亂絲也蚤夜爬梳懼猶不理今舍
而之旁邑譬猶家有積薪而兩隣失火主人自往救
之火未息而室先焚矣夫一邑令何足惜如疲邑之
民何撫軍韙之戒公勿往而檄太守再擇署者於是
太守積不平曰此鞅鞅者難爲下也居亡何以譴直
論劾罷歸公歸二年而山東數被兵州縣破者十六
七公率其四子及內外孫若而入畚耒鞠臙爲太孺
人壽曰某以六尺孤賴大人恩勤拊育至於今抱孫

矣迺得乞骸骨歸田里非大人之賜不及此太孺人喜爲舉一觴已而以病卒公哀毀逾制充充如不欲生喪葬畢語所親曰使吾不以得罪上官斥安能視慈母之含殮乎迺知忌者之言適所以成吾志也公家食三十年足未嘗一履公庭邑宰到門多以病辭故人在選部者數以書招之且屬臺使者起之公笑而謝之曰乃欲以我爲嵇中散耶孝廉張君啓源與公爲一人之交以其季女爲公子運恒婦旣委禽矣而張君早世庚午涿州城陷女在兵間公贖以金帛而爲運恒娶焉或以爲言公曰吾豈以死生患難負

我東友哉予子運明妻詹氏父世烈判禹州而客死公爲歸其旅櫬而養其寡妻誠季子以母事之凡此皆人所難能者而公顧毅然爲之雖前史所載范巨卿之與張劭何以加焉甲辰五月寢疾彌留諸子侍側第以孝謹敦睦勿忘祖考之艱難爲言卒之日親黨咸弔莫不流涕嘆息而去公生于萬曆庚辰 月 日卒于康熙甲辰 月 日享年八十有五少宰石公申儀部郎余公一元嘗表誌其墓矣以故子孫世系多不載爲著其大者如此

宋琬曰余家青齊之間驅車而過駢邑之墟其父老

多言王公之爲宰誠長者也後余持節右北平嘗一
再造其盧王公輒謝不見然知其爲篤行君子也及
聞張孝廉之舉不以生死盛衰易心何其深於義耶
夫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而不少概見何哉若王
公者斯無愧焉嗚呼徒循吏也哉

冉公子傳

冉公子者赫胥氏之苗裔也赫胥氏有二子曰督曰
任子孫繁衍夾河濬而封焉督齒長故處之上游而
任所分地迺河之最下邑初不肯就國旣弱冠狀後
出黃帝時兩姓常侍左右起居上下蚤夜必偕帝所
乘驪龍頷端有物垂垂如鼈牛之旄帝顧謂任曰爾
何似吾龍髯之甚耶因命之姓曰冉氏賜以絃纒纓
玉之服承以方心曲領袞衣繡裳華蟲山龍之飾甚
見寵異復封之須密之邑故其後又曰須氏冉爲人
長身修貌望之翩翩若仙其所居邑於十二支爲亥

亥水也故其色如墨嘗遇善相者遍召其子孫使觀之曰疎而澤黝狀而有光者公卿也怒而威磔磔如蝟毛或似劔戟之森列者將帥也天矯若虬龍或色作桑椹紫者貴不可言叢生櫛比狀如馬鬣焦枯萎黃若霜下之麥者是不貧賤則凶短折耳督之後賜姓貲氏雖貴幸用事而其人多短小冉常罵之曰侏儒爾徒以仰承鼻息善伺八主口吻開闔以鳴得意狀而沾沾煦煦分醉飽之餘瀝亦可羞也貲氏復之曰若休矣若舉族力倒懸而自以爲安吾爲若危之也二姓雖若不相能而世爲唇齒之國歲時聘問往

來性剛而不肯阿附宦官宦官嫉之如仇遂與之絕周■王時與老聃同日生霜雪皓狀相與爲知白守雌之學道家者流遂宗之以爲神嘗從宋華元與鄭人戰敗績宋人歌之曰睥其目睇其腹于懸于懸棄甲復來華元聞而恥之晉張華爲相尤加禮于冉衣以錦帛且致纏綿之意時陸雲初至洛陽見冉輒大笑幾墮水中華不憚良久雲由是得狂名桓溫性卞急不能容物而獨喜叅軍郗超由冉之贊襄帷幕能順適其意也初冉之疏屬曰髡氏居卑耳溪之左右自以爲赫胥氏之後顧其世次無及冉氏以其隣也

與之暱有事則使擯焉鬻氏事之甚恭所言無不聽終不敢與抗禮猶人之有耳孫云居銀海之上曰麋氏國小而人寡好清靜故無所短長於世自麋氏而上是爲天府之國重黎氏居之其都邑人民百倍冉氏有浮屠氏者惡其多垢潛師以渡蒐其族而削之爰及鬻氏貲氏冉氏無遺種惟麋氏無恙耆年古德問有憐而赦之者曰冉乎冉乎以爾有調御丈夫之風姑存之狀其喜慍無恒往往復見芟刈於是冉乃泣曰吾之處此猶燕之巢於幕也非儒者吾將安歸自此宗族益親乃至九流方技百工傭隸之輩其子

孫依以爲生盡其天年而儒者壯歲登其必與冉偕否則人且誚之曰子豈隱官者歟何不從冉公子游耶其爲世俗所貴重文武多至大官累世取富貴不絕如相者言

外史氏曰冉氏發源於任而見知於軒轅氏故道家之言玄者以冉爲稱首及聞老子尚白之說竊有慕焉其同類見而詫之曰審如是冉氏衰矣乃召善鑷者攻之而拔其邑如驅仇讎旣已不勝誅鋤趨命染飾涅焉冉不得已亦姑聽之雖踰時輒復狀而非其故矣夫墨子見素絲而悲之爲其可以變也冉獨未

之聞乎既喪厥立又失吾素其去涅而不緇者遠矣
嗚呼誰謂冉也而有丈夫氣哉

愛山臺銘

天之生名山大壑與其生美人名士無異也必待夫
懷竒好游之士愛慕而賞悅之五嶽以外其爲名山
巨壑多矣然或生于窮陬下邑而爲高人曠士爨屨
之所不經則亦辱于樵夫牧豎而已矣孰從而愛之
也哉其或雅慕游觀所至流連不置而乏登高作賦
之才繪寫其空濛蒼翠巉巖戍削之情狀則雖朝登
廬霍之巔夕陟嵩高之岫與盲人何殊焉雖謂之愛
不可也士大夫宦游于四方如田夫之有畔然百里
而遙非公事卽無敢携樽壘持襍被捨職事而恣宴

游者以故石梁羅浮峨眉太白之奇往往屬之山人
衲子而縮符節佩印綬者終其身不一至焉謝靈運
之在永嘉柳宗元之居柳州窮搜遐覽發爲文章咏
歌遂使石門愚溪與天壤爲不朽斯亦篤愛之至者
矣然靈運之鑿山刊木不勝其勞而宗元身遭竄逐
復在蠻瘴險遠之地故其詩文多怊悵無聊之憂憂
且勞何愛之有吳興山水無不可愛而城南之道場
山與太守衙齋相射也署西北隅有臺焉前太守以
愛山名之兵興以來典郡者困于簿書筐篋不知夫
山之可愛也馬通豕溷幾與欄檻齊臺之不廢者僅

耳吳君蘭次始至蕪除而滌治之自公退食招致四
方能文之士登臺四顧飲酒賦詩相娛樂而山之高
下大小與夫烟雲魚鳥之出沒莫不粲然于吾前者
不下階席而游觀眺覽之美備焉信乎山雖可愛得
人而益彰而茲臺之遭尤足賀也夫古邦伯之爲政
也必居高明爽塏之地將以察災祥覽雲物焉蓋境
遇閒則思慮清思慮清則政事文章胥于是乎出然
則君之慨然興復而余之所以爲茲臺賀者其意固
將有在而不繫乎嬉遊宴樂之間也歟乃爲之銘曰
臺之外維山幽幽舒者如屏臥者如舟載憑畫檻

一攬而周臺之側維木翹翹君子至止鳴鴉遁逃
梯而眎之有鵲來巢風清月皎我不敢康慎爾話
言謹厥禳祥條章出令越罔不滅蟹稻既登風雨
攸好有君如此賞之孰盜委蛇自公式歌且嘯式
歌且嘯匪樂之孰既塵維屢不盈一甌操觚拄笏
雪岫煙嵐我作斯銘陳于廡下敢告來者勿繫爾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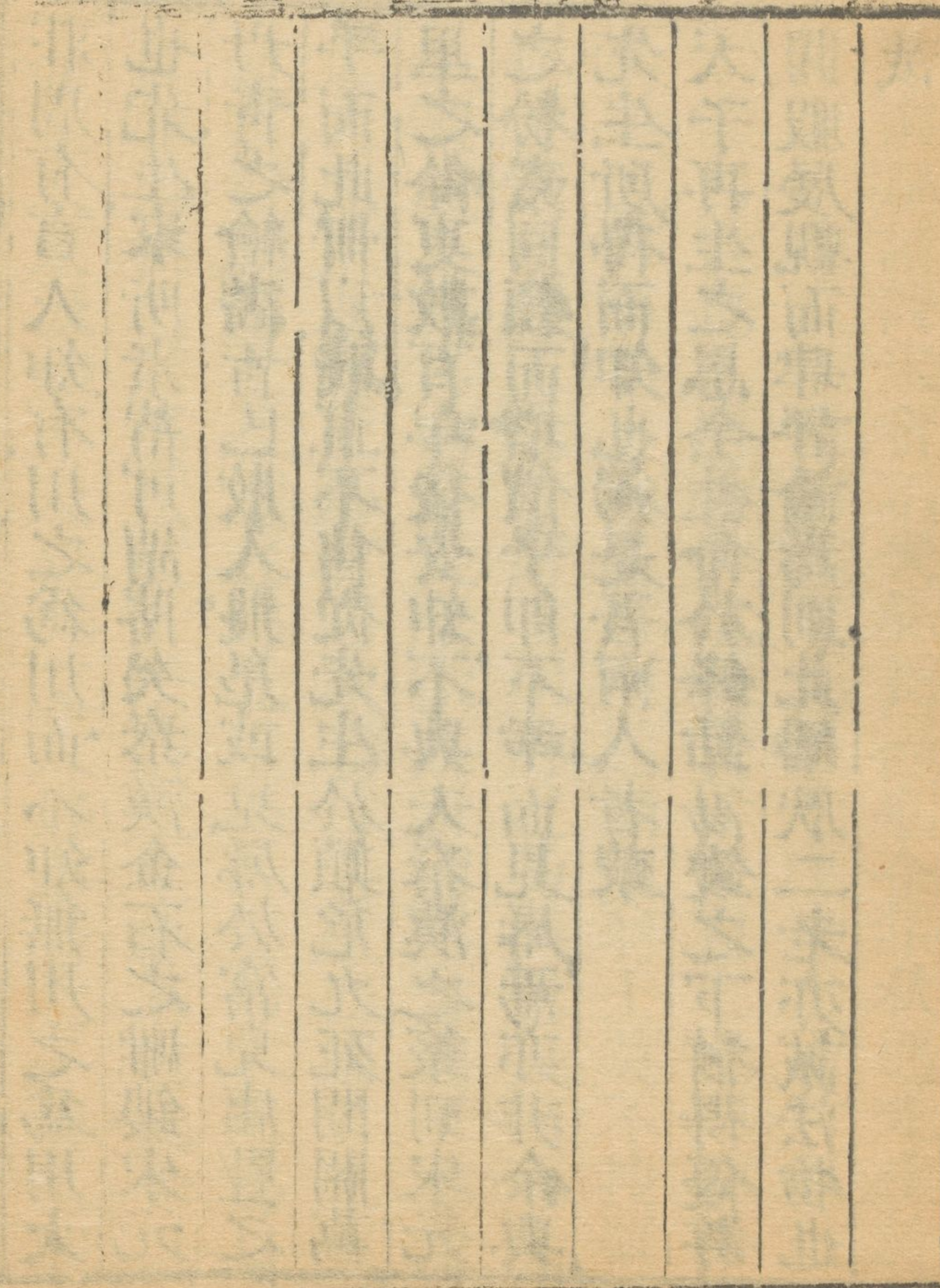
題周櫟園所藏近代名人畫冊

櫟園先生以抗直被讒海山寃之

今上仁恕始得脫赭衣還來紱歲辛丑先生來湖上
顧余而歎曰余生平無他好惟喜藏古人法書名畫
金石篆刻之屬朝夕愛玩以爲寢食性命者今皆斥
典略盡獨近代文人墨客畫冊凡數百幅懸之市往
往與賤值因而弗售故至今尚在篋笥中居亡何予
以仇家羅織檻車徵付爽鳩湛身幽犴者三載視先
生之禍爲尤酷雖無金石玩好之物可以充橐籥之
缺而窮愁凍餓甚得殘書做履之力讀先生因樹屋

中淵墨諸詩未嘗不失聲長嘯也今年秋遇先生於
廣陵道寒暄外輒問畫無恙否先生指舟中竹篋數
十枚曰皆是也因出其最激昂者縱觀之遠則滇黔
秦蜀近則荆揚吳越達官隱士緇流羽士莫不搜羅
採綴筆墨精工噫嘻何其用心之勤歷患難而不衰
也歟昔吳恢爲南海太守欲取青簡寫書其子祐勸
止之先生歷官中外有胡威以緝之廉而圖書充棟
動則需兼兩之載曩之爲先生禍者安知不用爲口
實如梁松之譖馬伏波者乎先生終不以此少沮
而顧反汲汲如不及豈非文八好事者之一癖也耶

莊周有言人知有川之爲川而不知無用之爲用大
也先生家所素蓄可謂博矣秦漢金石之雕鏤宋元
丹青之繪畫皆已散入飛鳧或見辱於富兒庸豎之
手而此冊以賤直不售從先生於顛危九死間關萬
里之餘更數百年後安知不與夫秦漢之篆刻宋元
之粉素同類而增價乎卽不幸而見辱焉亦非余與
先生所得而知也獨是吾兩人者蒙
天子再生之恩全性命於鋒鋷湯鑊之下猶得優游
閒暇展觀而肆評論焉則此皀狀二老亦誠法物也
哉



題牧仲弟所藏曹古百牛圖

嘗讀小雅爾無羊之章而嘆詩人之善於寫物也其
 首章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疇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其二章曰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叱爾牧來思
 何簞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而其卒章
 則又推牧人之夢以為豐年之兆室家之慶焉夫牛
 之為物至微也而妙於形容如此千載而下一展卷
 而肥腴蕃滋之狀景物雍熙之象如在目前不必假
 圖繪於丹青也此圖為宋人曹古所作

世廟以賜吾師文康公者凡為牛大小有百而大者

纒一寸許老者穉者童者角者奔者臥者乳者鬪者
腓字其子者渴而飲者饑斃草者沒於水者隱於樹
者半渡而露其脊者陷於泥而拔其蹄以出者牧者
十有二人或牽其鼻或臥其背或操筆以驅其情者
或反顧若相訾者或騎而飼鴉雛者或坐而吹橫笛
者窮態極妍曲盡其致而無一之或複焉夫古人之
畫大抵皆有所本爾風離騷往往見之圖繪此卷前
後欽題識意者其有感於小雅之篇而爲之歟何其
與詩人之所咏宛相肖哉已酉夏五遇吾弟牧仲於
吳門出以相示因題其後昔童子之對黃帝曰善牧

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莊周載其言謂可以治天下
今牧仲方佐二千石爲

天子牧民於黃州楚人愛之如望慈父母焉推牧人
之術與童子之言使斯民生養滋息無有害焉非徒
一州將何施而不可狀則斯圖也可以爲爲吏者之
師榮

君賜而光家乘莫大乎是豈特區區繪事爲藏弄之
寶而已乎

（此處為模糊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清故通奉大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降補侍

讀學士此菴胡先生墓誌銘

順治壬辰冬告師此菴先生卒於京師旅襯廣陵者
九載始克歸葬武陵又六年是為康熙己酉先生之
子覲徵等顧余而泣曰先君子葬未有銘將有待也
夫惟先君子能知子非子也孰知先君子者嗚呼余
曷敢為先生銘然先生之視小子琬也既有國士之
目而先生之存亡尤聖學絕續之關孔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蓋自陽明先生以
來吾道之不亡如綫先生獨得關洛考亭之真傳以

明善誠身教天下之學者學者宗之如夜行之有燭也惜乎道高見忌卒爲當塗所排擠以死然其所以中先生者又無從媒孽其短如宋人之攻程朱者廼借科場一事洩私憤而甘心焉嗚呼何其巧也先生雖沒而其名乃益尊其書已家誦戶曉獨其文章道德未盡發摠使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粲然復著而國家收一代大儒之效斯則先生未竟之志而亦斯道之不幸也後死者其曷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姓胡氏其先世爲姑孰人明初九世祖德孚公從軍於楚遂家武陵德孚公生幅幅生彥晴彥晴生文進

文進生瓚瓚生鑿邑庠生鑿生宗源宗源生應斗曰紹龍翁者先生父也先生旣貴贈其祖考爲通奉大夫秘書院學士母蔣氏爲太夫人先生在娠時外大父仰溪公夢兩神人明粧輦翟冠帔如后妃擁樹一嬰兒旌幢羽葆笳鼓前導直達太夫人寢室旣驚寤而先生啼聲嗶嗶聞戶外通奉公以爲神所祚胤因字之曰胤七歲從塾師受書一寓日不忘伯父元龍公拊之曰孺子能誦詩乎卽吟伊川考亭二絕句翁大喜語塾師曰此兒必能繼統程朱遂名之曰統虞字孝緒云甫成童下筆萬言旁及孫吳穰苴火攻車

戰之法迺至神仙方技丹砂水銀之術莫不貫穿精
微奮撮成書年十八通奉公卒先生藥毀柴立杖而
後起以形家言人人殊取其書讀之鉤深抉隱至捐
寢食則又躡繭走數千里遇公卿貴人家墓攷其吉
凶興廢之由無不驗曰吾知所以葬吾親矣今城北
石公橋有阜歸然佳哉氣鬱葱郭璞書所謂金星貫
珠者先生所自卜地也先生少從事於二氏之學妙
解禪理釋門老宿咸愧謝焉既讀象山姚江兩先生
書豁然大悟遂以斯道爲己任癸酉鄉試出林可任
先生之門林公于理學允邃讀先生漏菴諸刻爲林

手下拜猶馬南郡之得鄭康成也於是益自刻勵有
契於明善誠身之旨改漏菴曰此菴門人從學者日
益進海內稱此菴先生癸未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
庶吉士踰年甲申京師失守先生徒跣走林公所約
以俱死時都下訛傳莊烈帝以千騎出齊化門去林
公信之曰主上蒙塵吾儕敢不奔問官守遂祝髮冀
從間道以出亡何賊下令大索百官先生被執不少
屈囚土神祠中雉經者再生僧救之復甦賊聞大怒
以兵守之未幾

王師大破之於關門賊倉皇宵遁得無死乃變姓名

爲醫固安市中會有

詔以原官赴

闕邑令物色得之弓旌到門敦迫就道先生以母老固請南還大學士范公一見異之曰胡君今之許衡也烏容辭拜國史院檢討丙戌會試充同考試官八月再科舉充順天正主考所得士皆一時之選丁亥超拜國子監祭酒時方草昧未遑俎豆絃誦之事先生創立規條百端釐舉作明善四禁以勵諸生每月三講學於藝倫堂環橋門而聽者曰豈忘勅雖八旗胄子亦循循誘掖片長必錄不率教者夏楚無少貸

由是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戊子湖南平太夫人就養京師乃具板輿象服郊迎百里滿漢弟子數千百人伏謁道左自郭外至于邸第觀者闐咽咨嗟咸以爲榮是年秋主京闈者爲先生所取士某而先生長子覲徵當就試入闈之前造膝而請曰大兄高才弟子敢不留意先生正色拒之曰吾子豈苟進者勿多言其人大慚而去已而覲徵竟不第先生之正誼明道不欺屋漏皆此類也已丑纂脩

大宗文皇帝實錄先生爲副總裁拜秘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講學萬壽宮少宰高公中孚少司農戴公

巖肇遣其子恒懋王綸問業後皆進士高第於是吳
就恒自太谷至孫光燾自餘姚至其餘擔簦負笈自
遠而來者無虛日然執政之側目從此始矣先是御
史張煊疏奏執政陰事坐誹謗論死而張公與先生
同巷居或譖之曰御史之疏實出胡公手於是邏者
四出先生幾不免然自御史見法之後搢紳至相戒
勿敢過爛麵街蓋指先生所居巷也壬辰會試以先
生爲大主考大名成公青壇副之故事南宮典試必
用大學士學士之主會試自先生始先生感激異數
自爲誓詞以告

上帝用黃紙書同考姓名味爽朱衣盛服與成公跪
於前次則編修檢討次則諸給事中又次則諸部尚
書郎雁鶩行跪於後酌酒再拜而焚之或有見其半
行者曰今茲之役所不獎拔單寒而務周旋要人子
者神明殛之於是諸公悚惕一秉至公榜放諸貴人
子弟多下第由是怨恨刺骨謗議橫生以首題專主
用人不合朱註脅首揆同疏論劾且有再行會試之
議已而

敕部科磨勘會元程可則等凡若干名削去中式而
先生下考功議吏部希執政指初擬降八級調外疏

入止鑄三級留用而成公僅奪一官方事之殷也先生嘿無一語或曰用人之說載在四書大全公何不於政事堂爭之先生笑曰吾明不愧

君父幽不愧鬼神何辯爲故進呈試錄序中但負慝自咎而已朝論翕然以爲得大臣體四月降補秘書院侍讀學士先生有舊疾五月忽復作病稍間則與門人子弟講濂洛性命之旨易簣之前一夕猶遣子視太夫人眠食將殮得遺書於枕畔封緘宛然覲徵等發視之但以長辭太夫人膝下目且不瞑爲憾餘無私焉訃聞都人巷哭士大夫弔者莫不流涕甲乙

兩榜館閣成均以及四方從學居門下者要經會哭服心喪者過半卒之日囊無一金惟圖書數千卷棺衾含秘諸門人爲之經紀乃得成喪禮焉先生沒後六年而丁酉科場之獄興

世祖章皇帝赫然震怒立寘考官舉子於重典語廷臣曰朕之此舉正所以重科目也嗚呼義理之辨判于敬肆之間而已自先生以守道不阿得罪鈞軸而廉恥退讓之道置不復講于是關節賄賂習爲當然甚且父兄以教其子弟囂然自以爲捷徑非

大聖人乾綱獨斷則世道人心幾何而不漸滅無餘

也向使先生之教得行於朝廷之上明善則知君父之難欺誠身則知髮膚之可愛何至躬膺大僇膏斧鉞而投魑魅之域哉嗚呼先生往矣曩所排擠而下之石者或盤水加劍或竄死窮荒而先生之入品學術卓然在周程張朱之間假令先生而在今日未有不柄用者惜乎兩楹早奠不得一施其蘊吾故曰斯道之不幸也先生孝友本於天性兄孝升公以文無害為黔中幕僚先生送之赴官不以瘴癘為解後已貴事之彌恭書至必拜而後啓弟新虞善病而羸先生為親調藥飯

覃恩賜蔭軀先以子之外雖猶介而中實坦平弟子侍側終日不見喜愠之色弘獎後進惟恐不及有過失必裁之使改乃已丙戌之役余小子受知最深猶憶京兆唱名時偕諸舉子謁先生於函席先生曰諸君且勿下拜吾欲先見宋生因戒闈者曰宋生來雖風雨必納也顧余蹇逢多難摧頹遲暮弗克黽勉進修如游蔡諸子光師門而纘墜緒茲以諸子之請不辭固陋而為之銘泰山梁木之悲蓋不能不歛歔而三歎也悲夫先生生于萬曆甲辰正月十日卒于順治壬辰十有一月廿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元配姜氏

誥封夫人男三人長觀徵拔貢監生娶賴氏次泰徵
官監生娶李氏繼娶陳氏次獻徵國子監廕生娶梁
氏女四人長適同邑太僕寺卿王公佐次孫文學延
鼎次適同邑文學毛汝湖三適湖廣上荆南道陳公
卓長子文學箕康四適吏部文選司主事善化黃鈺
孫男四人期義邑庠生期信觀徵出期謙期誠泰徵
出所著語錄若干卷明善堂集若干卷行於世康熙
癸卯三月葬于武陵進溪村上橋之歐家冲銘曰
微言既絕吾道育揚墨之說紛縱橫滔滔江漢東南
傾誰其障之周與程考宜小逝矣狂瀾崩夫子將起爲

干城倉皇不死非徒榮薪盡火滅心屏營坐談臯比
走諸生手挽濛汜羲輪升辟雍鐘鼓方鏗錡翩翩振
鷺來西京彼婦之口秉國成以涓爲濁涇水清斧柯
相尋傷蘭蘅逍遙曳杖泣兩楹招魂不來爲列星幾
峩衡嶽同晶瑩衣冠劍履埋幽局爲千百世留典型

唐容齋行狀

余僑寓吳中五載得與其賢豪長者游聞有唐君容齋者孝友著于鄉閭與人交不侵然諾有古俠烈丈夫之風方欲往造其廬而君已溘然捐館舍今年春君之孤堯勳將舉葬事奉元配黃孺人祔焉婁東吳梅村先生許爲之銘而以行狀屬予予惟狀者貌也猶畫工之作繪也衣冠劍履纍然甚都而鬚眉顴輔索索無生氣則君子無取焉夫以耳濡目染人子所不能言者而使他人代爲之言則其視志墓之文爲尤難辭讓再三堯勳之請益勤謹按唐氏世譜其先

自江陵遷也宋神宗時叅知政事質肅公介以直節忠鯁有聲朝廷當時所稱真御史唐子方也建炎初子孫渡江而南一居新安之歙縣授書郎裕文公見吳中山水而樂之遂家於吳十三傳而至鄉貢進士建中公子南遙公楠諸生不第里人稱其賢也南遙公生樹翹公樹翹公生儀喬公映奎是為君父君幼而好學顧嘗有清羸之疾儀喬公最憐愛之曰孺子勿過自苦君乃不敢洛誦以傷儀喬公意夜引燈帳中臥覽而默疏之質明視榻席間血絲如絡其專且勤如此時文格日益卑經生家好為離支綺靡

之言君獨取先輩大家之文早夜編摩鐵心搗髓而為之每一篇出見者以為王唐復起三數年來禮部請以釐正文體頒示天下學宮向之荆榛險怪翕然一變於是吳人莫不服君先見之卓而悲其不遇也乙酉春居母黃孺人喪勺漿不入口絕而復甦者數矣是年五月

王師方下江南惟太湖餘孽未殄所在剽掠吳人一日數驚士民多亡匿山中或謂儀喬公曰郡城旦夕且破盍去之勿父子俱屠也君泣語其弟景宋曰執干戈具糗糒奔走以衛吾父汝職也母氏在殯吾將

以死守之已而賊入殺長吏吳人死者相枕籍君縶
麻苴杖臥于喪側賊逐之環棺三匝且泣且罵賊以
刀斫君弗中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斷賊相顧驚怪稍
稍引去自是遂相誠無敢入唐孝子門者時乙酉六
月也踰年丙戌初開織局于吳以重臣臨之檄下所
司勾稽富民爲機戶儀喬公名在籍中憂懼不知所
爲君曰景錢在大人何憂乃棄去咕嚕趨事於公府
者六年會有

詔停免事得已於是儀喬公乃大喜曰吾產不及素
封不幸乃爲寒家所構今世中之充斯役者某某尚

田宅某某妻子填牢戶吾兒一嘯嗜書生乃能彌縫
支柱事藏而不腆之廬無恙何其辨也方是時儀喬
公春秋高矣君服勞奉養凡所以娛其意者靡不至
其居喪也充充如不欲生卒哭而葬哀感路人第默
齋公卽景宋也君愛之尤篤分甘周急人以爲有姜
肱薛包之風孝友敦摯其天性然也君治家尚儉食
無兼豆而雅好賓客烏履到門歡然握手袒裼呼盧
參橫月落人有婚喪之請未嘗以無爲解嘗築館于
所居之旁招致里中子弟讀書其中而爲堯勳選良
師以傳之故堯勳能博學閱覽哀然知名于時丙午

夏君得疾遂篤呼堯勳而語之曰孺子知汝母乎汝母黃也棄汝早繼母鄒實撫之汝母之始歸也吾方爲諸生篝燈佐讀往往夜分乃罷事王父母婦職以修王父母蓋並稱之詣姑伯姊媼戚宗黨莫不嘉其淑惠至今猶有泣下者不幸賢而早世垂三十年而吾乃得合葬于先人之墓側當復何恨雖然我死則汝當執喪禮也稱孤不稱哀則嫌于無黃稱孤並稱哀則嫌于無鄒孺子意何居堯勳頓首悲號不能仰視曰惟大人命君咨嗟良久曰喪則稱孤葬則稱孤哀爾其識之明年戊申疾革猶以爲言堯勳泣而志

之不敢忘嗚呼曾子易簣之言君子以爲知禮今唐君之告其子其可謂之治命也已君生于萬曆乙卯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戊申七月廿四日享年五十有四黃孺人生於萬曆乙卯十月初八日卒于崇禎戊寅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二十有四子一人堯勳長洲縣庠生娶鄭氏女一人許字己亥進士華公振鷺次子 孫女一未字卜以庚戌閏二月初九日合葬于祖塋之次余雖未嘗交于唐君而識君之子因得聞其梗概復徵之吳人而信不辭固陋而爲之狀庶當世之君子有所採焉謹狀

祭太傅金相國文

宋有賢相越在災州范文正公媲美伊周我聞格言
後樂先憂豐功偉烈彪炳千秋六百餘祀邈矣寡儔
於惟我公與世作求相我

世祖允升大猷鼎則有耳川則有舟同時柄政快意
恩讐曾不旋踵覆餗推舟公也坦懷雅度休休不茹
不吐不剛不柔

天子曰都黃髮是謀人孰無愆汝其予糾垂紳端笏
敷政優優譬如和扁洞表察幽揅荒瓜幕勿藥而瘳
公在憲府百度咸修南陽貴戚出避三騶臺島爰集

逐彼鶴鷗公在中樞坐運邊籌聿修文德偃息吾矛
要荒貢職來獻其球公作冢宰吏罔敢賦式序在位
去其騰螽玉衡冰鏡表率羣侯公典貢舉華實兼收
芄芃械樸載薪載樛南金大貝駮駮駮駮鼎湖告變
龍髯莫留公也呼天涕泗交流願乞骸骨從赤松游
今

皇歎息遂爾優游何以贈之文馬貂裘百寮祖道鸞
聲啾啾國有大政爰谷爰諏潞公在洛司馬居涑嘉
謨入告以夕飛郵我公之歸童叟歌謳扁舟箬笠水
曲山陬問誰與友野鷺江鷗靈威秘笈洞壑冥搜公

之愛子早賦玉樓歸來望思血淚盈眸手書梵夾燈
火宵篝朗然超悟身世浮漚彌留抗表哀動

宸旒嘉平示疾仙馭雲浮蕭然篋笥圖籍袞裯嗚呼
哀哉公之勲業載在鼎卣公之文章無愧韓歐公之
壽考冠于箕疇令名不朽其又奚尤喟予小子枋榆
之鳩追隨令嗣萃鹿呦呦平津邸第樽罍勸酬春蘭
秋菊畫舫蘋洲叨陪杖屨忘其羈愁哲人斯萎心中
如抽羊曇之痛莫知其由愧無牲牢苻藻可蓋公靈
在天歆我觥觶

